



靜菴集
二

~ 16
2392
2

二



和
2392
4-2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經筵陳啓

檢討官時啓一

丁丑正月

天人之間似遠而實通天之示變有二意邦國無道危亡將至迷而不悟則天降災異以譴告之又若時事漸好有可致至治之幾而上下猶且遲疑不進則亦出災異使之警省加勉當此之時上下若不交修加勉則天心無常終必敗亡而已可不懼哉

檢討官時啓二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夫君臣上下須以至誠相孚通暢無間然後可
以為治待大臣臺諫當用是道也近來 聖學
既進而治效未臻臣竊恠焉今之士林仰恃
聖明咸以為古治可復但宰相一經亂離之後
不敢盡誠於國事譬如入門者一足投于門內
一足在門外不能定其出入耳是故自 上有
求治之志而群下未敢信其必然必復上下相
孚而 君相常以保護士林為心使為善者有
所恃且知其為善則表而用之不使賢愚混淆
則可見至治矣

檢討官時啓三

大賢以下則不免有失雖臺諫豈無所失但其
所言皆是公論豈必累月堅執至於廷立然後
乃從乎若然則義事出於臺諫而不出於 上
矣人臣晝思夜度乃敢論啓者欲使朝廷之上
事事得正也小事則已矣大事當與大臣商議
決斷然後事乃明正而紀綱立矣

檢討官時啓四

祖宗舊章雖不可猝改若有不合於今者則亦
可變而通之當於燕閒之中不拘常例召對大

臣或侍從論議其可否可為之事則斷而行之
可也小臣淺劣有何知識職在侍從當知無不
言故敢 啓

檢討官時啓五

天下之事不進必退大惡則不可當以舒緩行
之但如今日而止則必不進而漸退矣若使時
俗向善而朝廷明正節義是崇皆欲盡誠於國
事則善治之興一轉移間耳人君於可為之事
則當以剛健行之人主之威本重若以剛健為
尚則恐有過嚴之弊故群臣不敢以剛健啓之

臣所謂剛健異於嚴厲矣

檢討官時啓六

宰相之職當以民為心伊尹言一夫不得其所
若撻于市百姓殘弊未有若此時者夫君臣者
為民而設也上下須知此意晝夜以民為心則
治道可成

檢討官時啓七

君子小人之辨後世尤難焉古者人君接群臣
不時而事無不言所懷皆吐實不啻如子身之
於父兄故人君見其事聞其言而可知其為人

宋龍溪先生文集卷三
三
矣今則接見有時禮貌有規雖不賢之人入侍之時修飾善言以啓不能察其情偽故辨君子小人難矣今者如程朱之類未必有之亦不可謂必無矣如小人之尤者未必有之亦不可謂必無矣聽言觀行乃觀人之道而以貌取人孔子所戒人君當更體念心地既明則邪正不能遁其情矣但人心操舍無常若以正事至言為拂逆而拒之則衆君子皆引退矣其後雖欲正之群邪已滿於左右無所及焉昔宋神宗賢君也以堯舜之治為心而擯斥司馬光信任王安石

石以致小人並進其後欲斥安石而不可得也
臣言有深遠之慮也

侍讀官時啓一 二月

重臣為國忘身擔當大事則必有人望人望所歸有似專權故人君學識不足則未免見疑自古君臣猜阻致敗國事者皆以此也人君當辨君子小人知其為君子任之不疑知其為小人則待之以嚴可也欲知小人則當於妖媚處見之辨小人至難辨君子似易先用其易知者信任焉則雖有小人自不能放恣矣但履霜堅冰

至若知其小人而不能斥逐則後必有害故早
斥為貴

待讀官時啓二

委質為臣則當盡忠事君不計一身之禍患然
三代以下善人常少不善者常多故不能不計
禍患而國家若有事則莫不驚疑畏縮鮮有犯
顏極諫者矣雖有小人出而誤國孰敢盡力救
之乎在昔 成宗善養士氣故士皆忘身徇國
不計禍患而竟罹不測于廢朝其可忍言耶有
識之士相與痛恨者此事也夫士之不能為善

者由有媚疾之人也其媚嫉者非不知善人為
國寶而只緣君子言行皆出於正無非拂我之
欲故雖不敢公言排斥乃於政事之間隱然擠
擯以致國勢頽靡終不可救可勝痛哉振作為
善之方不必別立科條但使朝廷處事皆出於
正則士氣自然興起正人君子將滿于朝而可
托六尺之孤者亦可得而用之矣雖有二三小
人豈敢干其間哉但有最難者知人是也人主
深居九重接對有特外間之事豈能盡知况其
親近者惟宦寺而已宦寺豈能誠知外間之事

乎就使知之人君若聽其言則必有大害矣復於接對群臣之際極其審察可也雖不進講而時召數三儒臣與之相對民間疾苦時政得失人物善惡無不講論則其人賢否自可知也義雖君臣情則父子若為祿仕者則雖待之泛泛猶可也幸有一二君子不為祿仕而君不知我則豈樂於居職乎父不知子則子不免憂色君不知臣則臣不能盡忠君臣父子大槩一也

侍讀官時啓三

若體認古書以為其事可學而其事不可學以求積累之功則雖一講一張所得亦多矣如不然也則雖一講十張亦只為虛文矣

侍讀官時啓四

大抵常人其心果善則必思慕善人而欲見之其心不善則其遇善人必畏縮而不喜相見天理之發見也大賢則尚矣中人以下為善為惡隨時所尚焉在上之人其可不盡勸勵之道乎不可以士習不正只歸罪於在下者也

侍讀官時啓五

今也以儒生衣服奢侈為言不知儉約之本在

於朝廷也 世宗朝一時士大夫衣服皆尚黃色是亦不侈而許稠則常著灰色襜褕是其念慮不在於服飾只以國事為憂故也大抵人心不能二用心在家事則不在於國心在國事則不在於家矣古云齋明盛服只令精潔寬大而已可也豈奢侈之謂哉朝廷士大夫若以儉素相尚則儒生亦必效之矣不尚奢侈當自士大夫始常時賢士會處豪富子弟如或相遇則必愧赧顏面宜使人人皆如是知愧焉

侍讀官時啓六

學者以聖賢為期未必即至聖賢之域人主以唐虞三代為期未必即致唐虞三代之治然立志如此而用功於格致誠正則漸至於聖賢之域堯舜之治矣若徒鶩高遠而不下實功則日趨浮虛之地而已自嚴朝以後師友之道頓廢間或有所師有所友則人必指以為禍胎矣人君亦必以最賢者為師次者為友尊禮之可也

侍讀官時啓七

宋之仁宗欲知勞苦常於宮中學步以試之古人云宴安乃鴆毒若習安逸則善心不生矣

侍讀官時啓八

世宗常坐勤政殿與大臣勵精圖治黃喜許稠
公退不得解衣恐有不時 召對也

侍讀官時啓九

外間有愛馬者有愛花草者有愛養鵝鴨者若
馳心於外物則必至著泥而終無以入道是所
謂玩物喪志也古人云節用而愛人此真萬世
之法也今 國家經費甚多故未能減其貢賦
須與大臣商議減其經費然後可施愛民之道

侍讀官時啓十

朝廷之上事事公平以善相推則是謂禮讓也

侍讀官時啓十一

民生衣食既厚凡事畢舉而後欲行古禮則緩
矣大抵力行古道而以保民為根本則可矣

侍讀官時啓十二

流俗固不可一朝而粹變也但悠悠泛泛以俟
其漸變則習俗趨向安於踵舊不能復古矣當
以俗尚商量可改者即改之使耳目觀感優游
而善導之則斯民亦直道而行者也安有扭於
舊習終不改革之理乎凡事之理知之甚難

矯其流俗以從古道非聖君賢相不能為也古
道先行於宮掖然後治道立矣

侍讀官時啓十三

災異之作亦由於小人之陵君子也人雖不知
而天必示警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宰相曰是臺
諫曰非宰相曰可行臺諫曰不可行可否相濟
而後事歸於正矣朝廷和而後至治出焉若人
主與大臣異其意大臣與百僚二其心則氣象
乖隔豈能成善治乎雖以相和為主而亦不可
與惡者同流合污也傳曰惟仁人放流之逆諸

四裔不與同中國夫一小人進則人之有技媚
嫉以惡之以致朝廷不和上下乖戾是故仁人
必深惡而痛絕之夫君子日進道洽政治澤潤
生民則無難處之事矣臣生當 聖明之時欲
有為於當世而近日災變之作至於如此臣不
知某事之失而致此也恐懼尤大焉

侍讀官時啓十四

雖治世常若其亡其亡以為危亡朝夕將至而
修者焉則根本鞏固治道自立矣以士大夫家
言之儉約自持則子孫長久而不敗遊宴自恣

則易至於傾家破產焉廢朝之末士大夫肆意
耽樂風流奢靡而社稷幾危遊戲之害事於
此可知今之有識者亦為習俗所移指儉約為
蕭條以遊宴為太平氣象一言喪邦其此之謂
歟

侍讀官時啓十五

近來朝廷之事庶幾向治而亦未可遽期其治
效也君子雖欲贊揚致治而不敢者恐有小人
之不得志者從傍非毀之也時雖向治而小人
非毀則朝廷不能和洽焉自廢朝而後人心懲

於慘酷之禍不以古人自許不知公論為何物
士大夫相聚而為言者皆一身之計也臣之所
懼者此也朝廷氣象當自上審察而處之正
氣勝則小人必不能乘便矣君臣同德則美矣
然在後世豈期必得如伊尹周公者哉雖未能
如伊尹周公而能以至誠事其上上亦以至誠
待之上下和同則治可出矣

侍讀官時啓十六

人君之德莫大於敬內有實踐而後下人觀感
而興起焉制事應物如鑑空衡平可也人君容

請齋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色端嚴則宦官宮妾自不得近焉

侍讀官時啓十七

知而為之者為惡不知而為之者為過若能悟而能改則歸於無過人誰無過但以能改為貴

侍讀官時啓十八

今之學術甚壞館中儒生雖無悖禮之事立志甚卑洋宮人才之所自出而不見傑特者則安有為國忘身慷慨獨立者乎士習頹靡莫大之患也變化之道豈無其方如金宏弼鄭汝昌者廢獎則可以扶植斯文矣

侍講官時啓一

戊寅正月

我國君臣之分隔絕邇來屢教講官平氣以坐而群臣不知上意之誠否故未能卒變舊習以此觀之習俗之難變也固矣貞熹王后臨朝時群臣莫能仰視循成此習若成宗朝則豈有如此事乎廢朝沈順門以仰視被罪積威之極群臣震懾今之俯伏亦廢朝之餘習也

侍講官時啓二

學問當及時勉勵苟至於志氣衰暮則無益也今值可御經筵之日亦云有故而不之御

外間無所事矣內間別有何事乎雖不御經筵而不時召對亦可也今之接對群臣只有經筵而已如臣等雖無知識思所以竭誠裨補聖學則豈無少益乎夫十年則天道亦變矣廢朝之時宗社幾至危亡而反正之後尚且因循即位已久不見治效而災變之作無歲無之士習日頹朝廷之上亦無可稱之事今若不正士風不革舊習則人心何時而可變至治何時而得見乎古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終人主之所當勉力也天下之勢不進

則退今若不能振起則天變人心恐不可測也

侍講官時啓三

今日有人告盜出文昭殿神主者此事未知虛實自即位以後如此之事連歲有之人心驚懼無時可定今日關門之禁異於常時人皆驚惑不知朝廷有何處分大抵賤隸之徒屢以變亂之言搖動宰相願上毋動一毫之念宋英宗朝韓琦為相其時兩宮相隔有言欲廢英宗者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置之不問諸葛亮之治蜀也人心驚動亮靜以鎮之人心乃定

我國近年以來賤隸之徒僥倖得功青紫眩耀
彼蠢愚之輩有何知識但以謀利為急臣恐
國家元氣以此日傷也願 上確然不動以立
大公之道

侍講官時啓四

層受之懇浸潤之諧非通明智慧卓越者初雖
不信終未免駸駸然入於其中宮中之事尤當
謹慎也

叅贊官副提學時啓一因講大學誠意章進啓

古云至誠感神又曰不誠無物君之遇臣臣之

事君皆以誠實則治化可期其成也我國地方
褊小人君發一言則八道之人一朝皆得聞知
惟當於大臣則敬之於群臣則體之百工則來
之庶民則子之患吾之所以遇臣愛民者有未
誠耳不患其難化也後世治道漸下不能復古
者蓋以後世之君無有真如古昔帝王故也今
之言者曰欲復古之治道徒為變亂舊章而已
此由知識庸下直以所見為言也近來士氣稍
稍振起民之趋向亦漸好矣唯願自 上日加
慎獨誠實工夫終始不渝則治化可臻矣若使

世道日漸污下終不可變則人道終歸於禽獸矣三代之治今可復致者雖不可易言豈全無致之之道乎自上先養己德推之行事則人皆誠服不期化而自化矣若吾德不脩而修飾於事為之間則亦何益乎須敦厚其德使萬化自明德中流出則下民自然觀瞻欣感有不能已者矣又非但拱手以守其德而已必以禮樂刑政提撕警覺布置施設如有可為之事當振奮而力行也我國世宗朝禮樂文物制度施為粵佛乎周時而至於廢朝初年成宗梓宮

在殯未久而宮中所為已可寒心惟其一身不能善飭故士大夫皆失恒心終至迷亂而莫救賴祖宗德澤深厚決于民心故聖上即位之後人心庶幾向善而然其舊染汚俗難可猝新也當此襟會不正士習不厚民生不立萬世不拔之基則聖子神孫將何所取法乎自古欲治而不能善治者必有小人喜為譏間生事故也臣謂聖學日進於高明而又推誠以待大臣則大臣不敢以雜語陳于上前而必盡心於國事矣國事不出於大臣則上下違拂不

順而無以致治矣

叅贊官時啓二

因論東漢黨錮事進啓〇二月

廢朝時則非官寺煽亂也大臣險詖使廢主樂於二國益成宗初年培養士林好賢納諫一時善士以為堯舜之治可復也於是盡言不諱大臣多有猜險者一觸忌諱積憤蓄怒乃至廢朝窺伺上意逞其私忿一網打盡無有餘者矣今朋友之間往來講學欲托資益者豈無其人乎直以親見慘酷之禍故不樂與人交而師友之道廢矣柳子光小人也凡正士之動靜語默

一切作為無不追逐窺伺而反正初朴元宗素無學識亦以文士之交遊者目為朋黨其僅存者幾乎難免矣實賴聖上鎮定而止今後豈復有如此事乎所謂交結往來者皆所以講論修己治人事君事親之道則此乃國家之福也自古正直之流盛行於世則必有大禍隨其後是故深於自謀周於涉世者不敢抗志直言以召怨怒而低回俯仰周旋彼此保其身全其妻子者蓋亦多矣此非委質憂國之人也夫不顧其身惟國是謀當事敢為不計禍患者正

士之用心也今之侍從臺諫豈真如古之人乎
雖有為善之人或慮其終被禍患而閭閻之間
亦皆以為大禍必生於朝夕蓋其懲於前者深
也今之培養豈可少忽乎 成宗培養士林蓋
盛矣而廢朝殲盡無餘故 反正之時無一人
自許以死至如承旨最處近密亦由水口遁出
而不顧焉豈不可歎也大臣與小臣在 上前
小臣言之而非者大臣可以折之退而在外言
之而非者大臣亦可以開諭也大臣但無私心
而已苟能持公論以正人之失則臺諫亦有所

畏矣今者大臣及畏臺諫欲言不言而私自立
異如此而可能致治乎大小之臣相和如一家
則天地交泰而萬物生遂矣 世宗朝大臣與
集賢儒士互相責難及其末年造內佛堂大臣
諫之而不聽集賢學士亦極諫之而不聽學士
皆退歸其家集賢殿為之一空於是 世宗墮
淚召黃喜謂曰集賢諸生棄我而去將若之何
黃喜曰臣請往諭遂遍往諸學士家懇請以來
如此然後士氣可以培養矣若非 世宗為君
黃喜為相則君必以棄去叢怨焉為相者亦必

不百屈身遍請而反以此為辱矣非特此也太
學儒生路逢黃喜面詰之曰汝為相曾不能格
君之非耶喜不以為怒乃以為喜大臣之道當
如是也故世宗之治至今稱之

叅贊官時啓三

成宗好善愛士亦至矣天使董越來我國將
還也謂許琮曰爾國有君而無臣成宗天資
大過人矣而其時大臣無有如黃喜許稠之輔
導者故不能回古昔帝王之治大抵國事須大
臣為之也

叅贊官時啓四 三月

人主於義利公私之辨不可不明審也苟能知
義利公私之辨而不惑焉則內外修而心地清
是非好惡皆得其正而至於處事接物無不當
矣

叅贊官時啓五

學術不可有一毫之雜不雜則其處事皆合於
經矣學至於高明則權亦不可不用權出於中
權而得中則於天下之事何難處之有殿下
即位十餘年士習漸化今則庶人亦有以禮居

喪者矣士習正則民生得遂矣我 國田稅三十之一而貢物則過多以此民生日困經費之用量宜裁減然後庶可安民矣 國之法制雖不可輕改然學問高明洞照事理則與大臣同心協力可損者損之可益者益之期致隆平而遵守 祖宗之成憲可也若安於小成苟且因循則帝王之治何可致也如欲使士習民風歸於淳正而復古之治則必奮發有為咸與維新然後鼓舞振作而熙熙皞皞矣

叅贊官時啓六

守令賢則民受一分之惠然不改規模而徒責其事為之末則治不效矣今觀各邑之貢土產不均又皆防納一升之納徵以一斗一匹之納徵以三匹因循積弊至於此極朝廷豈不為生民計也古之君臣相戒勅者無非民事後世則徒慕爵祿而不念民功也今之侍從臺諫非不盡心於救時而士習不正故儒者之學浮華士習正則朝廷所為皆合於義矣若有不合則亦可因其 祖宗之法而改其規模也如此而勵精求治則可見治道之義矣

叅贊官時啓七

擇士當於入仕之初擇之於既用之後則吁亦晚矣庶僚雖多而無可用之才者不擇於入仕之初故也審取舍辨賢否則士習自趨於正矣

叅贊官時啓八

果得賢宰相則植遺腹朝委裘而措國勢於泰山之安所謂賢宰相者必才德兼備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氣勝則心變須有才有德而望隆者然後可以鎮國家安社稷而託六尺之孤預得如此之人置諸左右則何患危難之未濟也

叅贊官時啓九

特旨除官固善然此好惡之數見處幸有不合於朝議則未可也

叅贊官時啓

人能克已則無私矣

叅贊官時啓十一

成宗朝尚寬厚之政至如姦賊之罪亦或寬之賄賂之行蓋始於是時也在世宗朝如萬戶等官亦皆廉潔相尚士習之邪正治道之污隆因此可見也今世此弊雖未至甚如此事須痛

治之少有所犯使不得立朝則人知所畏而各自砥礪矣且如朋友親戚互相贈遺者雖非賄賂之比然亦使之不得以私相干則世道自至於清明矣 世宗朝集賢殿學士朴彭年買田於廣州其友責之曰祿之以代耕買田何為彭年即賣之其時士習可知矣自是以後士習頽靡 世祖成宗朝勳舊之臣布列盤據積成弊習至於廢朝其弊尤痼恬不為恠今則宿弊漸革矣然不可不嚴禁而痛斷之也

叅贊官時啓十二

聖學日至於高明則士習自趨於正矣若急迫而求其速變則如治病而飲毒藥所傷多矣若又太緩則悠悠泛泛終必不振當隨時審幾遲速得中可也

叅贊官時啓十三

我國之人雖號為可人一聞人言便自動搖若以人言付之一笑而觀其事之終始則得矣大臣須秉心堅確而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可也

叅贊官時啓十四

一心光明然後可辨君子與小人也人主格致

誠正之功未至則或以君子為小人或以小人為君子矣君子固以小人為小人而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若世道不明姦臣蒙蔽則辨之實難小人之攻君子或曰言行各異或曰欲釣善名君子有同心協力以謀國事者則或指以締結專權若聽其言迹其行則亦可辨也士大夫固欲保全門戶況人君守祖宗莫大之業孰不欲用君子退小人以保全其社稷乎然且不能者由辨之不早也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小人晝思夜度日以攻君子為意必芟夷誅

戮然後已若使之得售其術慘酷之禍可勝言耶我國自經廢朝以來士氣摧挫今者國勢雖似堂堂囂囂之言日以增多自古善事鮮克有終近日幾微宜垂聖念或有上疏詆正議者有識之士既見廢朝之禍又見此幾亦有欲退村野者恐社稷無福或有不測之事但願聖躬無疾學問高明則好惡自正矣臣子之心夫孰不然惟小人不願聖學之高明也士習不正則人皆趨利而避害夫以天下之大而一心徇國者未易多得况一國乎惟先正士習

則得矣

叅贊官時啓十五

金宗直亦儒者也其時如金宏弼輩雖不得大
施於一時然近來聞其風而追慕者興起於為
善則此人之功也可見善人為國家元氣也故
善人之在世也人之為不善者必曰無乃某人
聞之乎不敢肆其意焉其間必多積憤故善人
立朝禍在朝夕焉苟非 聖明在上豈不孤立
可畏乎如李承健之事士林方懷痛嫉承健蒙
厚恩一無補益而反成士林之禍夫宗直之父

我起

學於吉再一時之士稍有可稱者皆受禁於宗
直之門同心協志以類相從而承健為翰林書
之史曰南人巨相吹嘘師譽弟子卒于譽師自
作一黨云夫八元八凱為一朋以類同進所謂
黨者亦有異矣其後李克敏見承健史章每稱
我直筆如此事思之可為寒心自是以來士氣
耗喪適遇 聖明在上今則奮發激厲者多矣
然豈無一二過越之事乎宰相或以之藉口乘
其十善而舉其一失則大不可也今時士氣如
早春初生之草若遇微霜必為之枯悴矣須使

是非分明好惡得正而政事之間遲速緩急亦
皆斟酌可也此正撥亂反正之機也子孫萬世
之業皆自此始也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經筵陳啓

叅贊官

同副時啓 五月

學者雖處靜中用功亦難况學問之功未至於
堅確而驟登仕路奔馳不暇事物無窮而心地
不定故當事舛錯不能措手又况人主深居九
重萬機浩繁安能如學者處靜中與朋友討論
乎今於 經筵雖得進講 君臣之間名位隔
絕 上有所言未能盡喻於下下有所懷未能
盡達於 上如是遷延歲月易過幾不可失時

難再得若 聖學高明則不必拘迫於講問也
幸於 思慮之間或有未穩之事有時 召侍
從之臣論難可否則情意可通也但好善之心
不出於誠薦而徒為文具則間亦有乘隙而窺
測者矣

復拜副提學時啓 一七月

人主常以禍在朝夕為心如朽索之御六馬則
庶乎可保其位也 即位以後孜孜學問侍從
之臣惟以帝王之學導之故 聖學不雜矣然
一心本原之地須要澄澈無一點邪穢然後發

於朝廷政事之明者蓋二純正矣至如 先朝
之事或有未脫習俗者亦當改之勿疑也近日
宮中降香外方等事皆 上所不知也夫以格
致誠正之功推而至於齊家至於治平矣宮中
之事如此則 聖明格致誠正之功可謂未盡
而不可謂之齊家也朝野方行至治而行事之
迹如此則臣恐終未見其治效也一心邪正因
事而著焉處事如此則其中不誠矣如昭格署
等事今若不革於何見 聖學高明聖心正大
乎當初延訪之時謂宜即革而今尚留難人心

操舍無常大可慮也朝廷士大夫所恃而欲為國事者只恃上心而已如昭格署之是非曉然者猶不分明處之抑恐邪念潛藏而有時或發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二

因使朝廷議造防

王者之待夷狄當實邊鄙緩民力使不生事而彼若先擾我邊不得已而應之徐興問罪之師固當於理也然審度兵力事勢不可輕動况無名之舉乎雖曰億張哈可因此舉而自戢恐未

必然也

億張哈胡名

雖為士大夫者懲惡自戢亦難

况大戎之心豈可保其自戢乎臣恐今此之舉徒生邊事也聞昔成宗朝滿浦僉使許混潛擒遊獵之虜因此數年邊患不息民罹其害成宗誅混以懲後來今者朝廷遣大將邀虜於草莽之間挾欺詐之術行盜賊之謀於事何如臣恐重傷國體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三

人君當常恐臺諫之不能抗直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四

邪之與正不得兩存雖與正抑邪而邪或勝正者多焉以草木見之衆草雜木雖勤於誅鋤而猶茂盛焉芝蘭之屬雖日事培植而反為萎蕩邪之易勝正之難保譬諸草木亦可知矣曷不窮格如此之理乎惡惡如惡惡臭可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五

因講論語進啓〇八月

著力於此書則治化當自此出若悠悠泛泛則歲月易往難得者時易失者機且不緊公事紛紜出入 聖學恐不專一須於深宮 燕閒之時潛心體道然後德化出矣

復拜副提學時啓六

九月

立志須以古昔帝王為期而處事之際當斟酌得宜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七

因論敬字進啓

整齊嚴肅則自然主一無適而應物精當言動中禮矣常人之不能若此者不能齊肅故也此是 聖學之始終而形容之極難必於心地惺惺無昏雜懈弛之時可見矣故先儒以主一無適為言夫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者乃不昏惰之工夫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八

自古有志之士得君行道者甚少蓋時易失而機難得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九

允讀書若欲涉獵文字則雖如小臣者猶或能之若非深味體認則無由識其旨歸也學問有時而歲月不留人心風化不底於化變異之作連歲不殄朝廷公論豈可謂昭明 殿下學問豈可謂已盡乎所當日日加勉而近來勵精圖治之心 經筵學問之功不如往年之勤勵若

此委靡不振則後雖有良臣賢佐亦未如之何矣凡事難成而易毀今若不進而反失其已進之治則正所謂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者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十 十月

人主學問非止澄明一心而已當見諸施為之際今者 聖學已至高明若失此機後不可圖須與一二大臣叅酌古今而行之以果若徒於經筵論難而不措諸事業則近於釋氏之學矣若以措諸事業為先而不務自脩亦不可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内外交相養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十一

十一月十一

利源一開其害大矣國家須絕功利之習為士者平時持論雖似正直若有事故則手脚忙亂利源是國家之病痛絕然後可以永保其休矣

復拜副提學時啓十二

持已當使嚴中有泰泰中有嚴此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十三

自古忠志之士遇禍而無悔者知仁之可好而不忍為惡也是故聖人貴乎明教化人知綱常

之重則國家元氣在乎是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仁義禮智之德天理豈有惡哉但為氣稟所拘故乃有差焉姑息懦弱仁之差也暴虐厲猛義之差也諂諛過恭禮之差也奸譎詭詐智之差也理惟微而氣易勝故善人常少而不善人常多古人云希顏亦顏要在用心剛用心苟剛為善不難矣如小臣者亦於清夜岑寂之中或有志氣清明之時矣苟能養之不失則古人可希而用心不剛故明日還有紛擾之患矣教化若明使人崇正學務禮義則平時輔理

承化臨難伏節守義矣廢朝荒亂之時無有格
正之者成廟培養之功至此泯焉蓋以殺戮
之禍可畏故也願上不以今日為足而圖為
後世永久之計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十四

人心一有所之則離道矣此言甚為精微文章
未是惡事而偏著之以喪心况酒色盡心敗德
之大者乎雖曰存心於學問治道而一有所嗜
好則所向不能專一矣大抵心無二用向善則
背惡矣夫文與書可謂一事而習文者不暇於

習書理固然也若意誠心正之功到十分盡處
則可保無虞矣不然則嗜好之害不可不慮也

大司憲時啓十一月十一

靖國時遑遑之中朝臣識見不高功臣官爵
猥濫太甚小臣近作臺官欲為國事而利源
一開莫知所救念及於此至欲忘身而極言之
平時則已矣脫有變故則雖有善者亦不能善
其後矣聖念豈不及此乎不革此弊則社
稷將不能支持矣利源不塞故或有告變者則
人心搖動如朴耕之被告也持弓佩刀之人盈

於光化門外今之朝廷請托不行者乃細事不足論也大利之源何以塞之成希顏功則重矣但無識見奚望其處事得宜乎頃日么麼匹夫欲害大臣柳聃年臣以待從見之可勝痛憤哉

大司憲時啓二

二月

法之變改三公六卿之所為也若法司則只為糾察而已吏曹行吏曹之法刑曹行刑曹之法可也

大司憲時啓三

今世功利之心大盛細人小不滿意則輒欲國

家生亂若朝廷小有變故則其勢必蜂起也近者臺諫欲激濁揚清所論果多矣今之射箭射箭欲胡臺諫故云豈愚迷者所為乎若自上少有厭倦之意則如此之徒不可遏止也

大司憲時啓四

三月

大臣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休休然有樂善之誠則百執事各恭其職奔走無暇矣上以感動人主下以感化百姓者責在大臣大臣誠能協心與其為善而立其不善三公正六卿六卿正百官則百僚師師而朝廷清明矣故大臣必得老

成之人可也

三拜副提學時啓一 四月

國家之事 中朝多不以誠未免有權宜之辭
若能以誠謀國則何必有權辭乎

三拜副提學時啓二

人主篤志求賢則雖不能多得賢者但得一賢
而賢者以類進矣

三拜副提學時啓三

賢者惟知義理而已窮達壽夭凡外物皆不能
動其心但力於學問志於正道而已豈有意於

窮達哉其用與不用在君不在已也

三拜副提學時啓四

近來以不應科舉者為有弊習朝廷及泮宮皆
有此意夫廢朝時使儒者荷輦而安然受之且
以詞章不時取人故儒者常佩筆墨以伺其動
止如此等人只欲榮身肥己而已豈有他志哉
雖得此等人亦何益於國家哉士習正則雖有
科舉亦無害矣但上之人不以科舉為重則人
人知上意之所在樂於為善而科舉自輕矣

三拜副提學時啓五

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苟無如此之人則雖有其時無如之何宜得大賢可以上安宗社下庇生民者置之左右每以堯舜之道陳于經幄可也臣無學術達此之會反顧內愧豈有極乎早知如此則未仕之前豈不勤學乎天恩至重而無所補益於國家若陳力之事則可不憚勤苦矣至於學問則豈臣所能乎古人云吾斯之未能信古人雖有學問之功以一毫未盡而不欲出仕况如臣者乎臣怠惰成習公退之暇雖欲勤學而力未及焉每欲退居為學學

成然後復仕而不敢瀆違此非私計亦是為國家計也

三拜副提學時啓六

五月

愛君如父愛士類如子弟視百姓如奴僕恒存此心則治效可見司馬光曰家事付愚子國事未有所托其誠可見

三拜副提學時啓七

待小人不惡而嚴者正已之謂也然苟知其為小人則不可不深惡而痛絕之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一

六月

人君固當以仁恕為主而至於可罪而罪之則不可不嚴也但無格致誠正之功而徒務嚴厲則萬事皆失其當矣七情之中惟怒易發當於應物之時秉心公明勿係於私怒可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二

成宗朝培養士氣可謂至矣而至於廢朝朝臣苟容氣節掃地特立不撓之士世不易得也今國家修舉之事皆先朝所未遑之事也他日小人若假紹述之說而中之則善類殆矣今時則雖不然而不可不為後慮也今之弊事多矣

原廟三時之奠

陵寢朔望之祭皆非正道

而創自世宗朝以此觀之世宗才氣英斷而恐於學問有所未盡也此非敬先之道也反為煩瀆矣此非自下論執之事也須自上畫思夜度斷自聖衷則事神之道得矣欲得如伊呂之佐與之圖治則必先去此等事而後可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三

小臣冒忝憲長欲與大臣相和乃本意也每欲相議曰大臣所為無乃不可乎臺諫所論無乃

不合乎如是論難乃可相濟而若不相規則遠如秦越豈可乎哉臣雖無識粗涉經典豈是全無計慮乎務欲使大臣臺諫交相責勵而大臣終不言臺諫之所失此豈相和之道乎元祐紹聖之時有兩存之說由是邪正雜進此苟且之論也邪正不可相容也若朝廷有是非混淆之事則大臣當辨決而處之若人君與大臣徒務包容而不辨則為害多矣大抵朝廷有邪議者大臣之過也宋時韓琦司馬光呂公著與士林皆是一心後世大臣則不然不能主張公論而

歸之臺諫大臣過於包容臺諫過於峻絕因此有相異之弊矣

復拜大司憲時啓四

今日師道雖不立而朝廷之士有朋友相責之義友道尚存也他日有欲陷君子者亦必指為黨類如宋之元祐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五

今日朝廷清明無可疑懼君子所當竭智盡力之秋也然不可以當世之清明安然放棄不為後慮也往在成宗朝上下際會一時相得之

樂豈可量也然其習俗只以文辭為尚不懷長遠之慮卒遇廢朝慘酷之禍士林板蕩大抵我朝自開國以來士林之禍不絕若有君子力於國事庶幾有成則無不敗之時甚可懼也小臣目覩廢朝之禍頓無仕宦之念茅以士生斯世不可愆然而已故不得已從仕立朝矣但其恐懼之心人皆有之自古邦國雖得鞏固於一時鮮不傾殆於後嗣最可慮也當此機會須振作士氣固守邦本預防後日之患也古人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善人之於國家所繫豈不

大矣乎

復拜大司憲時啓六

宗廟社稷之祭所當親行以細故不行甚不可也今之士大夫家或以婦女妖說或以世俗禁忌不行祭祀滔滔皆是聖學高明必不拘此例臣不疑焉但深宮之中所當益慎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七

教養元子其事至重須擇宰相中賢德者使之親近薰炙以成德性可也我國因循俗習正子出養于閭閻甚不可也須養于闕內

親教善事至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吉凶安危之
消長義利善惡之幾微反復常說則雖不能盡
解聞見習熟自然與智俱長隱然之中所益甚
大且於 經筵使在 座側與聞朝廷是非生
民休戚使自少親接朝臣可也近來蔡魯山及
復 昭陵等事皆前日志士欲行而未得者而
至於 聖世侍從之臣建白行之且 慎氏復
立之議朴祥金淨至於上疏亦是正論而其時
議者欲置之大罪此等事皆小人所藉口者也
士林之禍根潛伏於此 聖上不可不知而亦

不可不言於 元子也臣每於中夜思之感歎
之餘不無恐懼之念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八

政化當自政府而出近來臺諫多建白政令雖
出於不得已非其任也政府與六曹論議國事
振奮修舉大事 啓稟小事自決可也臺諫則
當糾察闕失而已近日自 上勵精圖治者不
為不至庶見治效而尚無其驗者恐綱領節目
有所未盡也隨宜斟酌運用全在政府矣今者
三公贊成皆入侍矣豈可不勉力乎政府統率

百司猶人之元氣也為三公者以一國之事皆
置于胸懷密勿圖之可也若政府委靡則猶無
元氣也人君雖欲有為其能獨運乎大臣須致
念于此納君於無過之地措國於治平之
域可也若細碎之事則不可悉稟如今所謂
讀法等事只合坐時與六卿議定行移可也

元子輔養官時啓一

今聞元子聲音甚仁厚臣不勝喜悅之至古
人云太子須以仁厚為主豈不可喜乎今之教
養不可過於急迫當從容訓誨使之浸漸成就

可也時或可使遊於後庭以養其氣也輔養
之任須責老成厚德之人如臣者為臺諫尚不
能盡職况此輔養大任乎今者承命入侍者
欲見盛事耳非謂能堪此任也臣學問無成欲
退未遂晨仕暮還無暇開卷君德漸隆臣學
漸退冒祿是慚而又加以輔養之名夫蒙以養
正乃作聖之功豈臣之所敢當乎若不加輔養
之名而常使往來從遊則臣亦有欲待之情豈
敢辭乎觀其德器似若已成誠國家之福也

元子輔養官時啓二

百姓安業則庶幾無憂矣且朝廷氣勢不可以
刑罰扶之朝廷既正則下人自然心服矣刑法
雖不可廢只可以輔治不可以出治也古人云
如保赤子愛民誠能如愛赤子則民之視上亦
必如父母也如是而持之悠久則何患治化之
不成乎然始勤終怠古今之通患雖志治之君
方勉政事而或有憚人間之或久未見效自生
懈怠之心則雖有其始鮮克有終為山九仞功
虧一篑矣自古人君多好霸功鮮行王道尚霸
者雖易致國富兵強之效豈復有仁義之道乎

行王道雖未見朝夕之效悠久而成矣故孟
子歷聘齊梁丁寧告戒者只是勸行王道而已

元子輔養官時啓三

帝王之御世欲厚民生則須使貢賦軍額二事
得宜而後治化可出也

拾遺

啓一因設賢良科進啓○戊寅
以下出己卯黨籍補

以上之志于治久未見成效者由不得人材
故也若行此法人材不患不得也

啓二因南家避請削靖
勳廷議進啓○己卯國

近有崇品六卿為 陵獻官其人必有謀避事
而求之也人臣愛其身餘無足觀也

啓三

五月十五日○出
安葬後已卯遺蹟

為治之道責在宰相宰相誠心奉公則治效必
著

啓四

以下出李廷
馨黃免記事

用漑之卒 上欲舉哀而還寢何也臣聞許稠
之卒 世宗哭聲徹於外至今聞者莫不竦動
前日 下教之意甚美而大臣乃以為無別殿
可為云其不能將順甚矣

啓五

臣之妻父李允洞死於濟物任所無長成子弟
請殯斂而來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筵中記事一

戊寅十月五日

中廟御不時 經筵副提學趙光祖右承旨金正國修撰尹衢注書沈達源翰林蔡世英權輓等入侍進講近思錄講訖 上曰此書言操則存舍則亡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操存省察之功豈不難乎光祖曰 上教聖狂之說甚為要切心是活物若有感而動則事為之主有似不亂未接物時常人之心尤為散亂若欲著於一處則是以敬直內非操存之道也

所謂操存者非必每存善念也但矜持虛靜敬以直內雖非應事接物之時而常惺惺之謂也正國曰若已至於聖人之域則造次罔念未必遽至作狂而古人言之若是何也光祖曰性無不善而氣稟不齊人之為不善氣之使然也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幾微之際不可不察上曰七情人所共有而發之中節為難也光祖曰堯舜桀紂俱有七情而善惡懸殊者以其情之發有中有不中也雖善人為氣所激則喜怒或過中焉今日在座之人孰不欲為善哉但能克去

已私則可學聖人矣古人曰希顏亦顏要在用心剛願上克念古昔帝王之所為而勉力焉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大人豈可易得哉雖非大人而所言善則自上取其言可也上曰欲為善而或有過失改之不吝可也若故為惡而乃曰後當改之云爾則非也光祖曰雖顏子亦不能無過但知非之後痛自刻責可也若有過失不自反求而更為文飾則何事得其當乎正國曰未接物之前當有存養之功也光祖曰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此未接物前二夫也如小臣者豈能如古人之
用功哉然一日之內此心惺惺則是堯舜也紛
亂時是桀紂也須從其惺惺處用功也且學者
之中必取其氣象過越立志高遠者可也蓋志
大之人雖未必做經綸之業當大節能不失其
所守故聖人云必也狂狷乎譬之登山期至山
頂者雖不至頂可至山腰矣若期至山腰則不
離山底而必止矣尹衢曰立志之事上下皆以
古人自期然後雖不及古人亦非尋常之人矣
但雖以古人自期而發於施為者不能免末世

之習則亦何益之有哉光祖曰此言是矣古人
云知行並進此之謂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當如
古人所言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朝
廷大小臣僚皆當以立志為先務自 上當提
警臣僚以盡君師之責而亦當容受臣僚啓沃
之言也堯舜之世以無若丹朱傲戒其君叔季
之世上下相稱譽自謂治世而禍亂至矣古人
云知時識勢為貴今正亂極思治之時而人心
不一各守異見朝廷綱紀不舉有解散之象此
雖臣僚之責須自 上振作誘掖使統于一可

也今之為儒者各自奮勵士習雖不至放蕩而師道滅絕國家雖設學官任教誨之責者豈能如宋之胡瑗孫明復哉大臣亦無以朝廷大事為己任者須擇合於人師者置之學官可也凡振作激勵之方不須待群下建白而行之自上躬行以導之則下必有興起者矣又曰此書言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心若虛則邪似易入而不能入者以其敬為之主也 上曰此言不能精察則必有誤見者矣虛則物似來奪實則邪似不入而反是

者以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光祖曰人心不可二用人君不用心於聲色嗜好則必用心於古昔帝王之治道矣人臣之用心於國事者不暇營私理固然也若 世宗朝黃喜許稠柳寬等是也今之大患在於內外阻隔也深宮之中雖有至美之事與夫不正之舉近侍之臣一不得知况外廷乎今者庶司庶官皆以貪黷為羞恥至如外方守令亦不敢為非義然此特畏物議耳若自上稍懈而紀綱暫弛則從惡如崩矣正國曰光祖所 啓內外阻隔之弊果今日之

大病也宮中最密之處雖不得使臣下知之然
前史有引入卧內之語須使內外無間可也但
有小善皆欲使臣下知之則亦非也光祖曰臣
等啓此者恐九重隱微之中或有過舉而
不及規正耳且宦寺之類雖有凶慝者豈遽能
移惑聖聰哉然須擇謹慎之人以備宮闈之
任自祖宗朝選擇朝士為師傅而教誨此實
良法義意也上曰頃者政院言內班院素有
懸板以記規戒閹寺之辭廢朝撤之請復古制
云即命復揭矣光祖曰內班院記乃金宗直所

作所謂鑑戒昭而教誨嚴者也正國曰為學之
功謹獨為難雖深密之中接待賢臣無有間隔
使之隨事規警可也然外示親厚之意內有忌
憚之心則亦何所補哉反有害矣光祖曰君臣
之分如天地之隔絕交際親厚則如天地之相
感而萬物亨遂矣頃者臺諫請罷昭格署累日
不允臣等之憂慮豈有窮極哉蓋人心操舍
無常又恐有陰懷不正之徒潛喜正人君子之
坐失機會故以此為憂矣及其快從也雖不
敢每啓喜悅之意臣等欣幸之心容有已乎

光祖又曰 元子年歲稍長知識異常近來未
聞講學之何如憂慮實深避寓人家雖所不免
苟非大故不可離 闕輔養官或赴 京或有
病似不源源進見今國家之大可慮者正在於
此不於今日預為後日繼承之基則累世積久
之業喪敗不難矣雖待正位 東宮乃設僚屬
但擇賢宰相加定輔養官而或令承旨或史官
或本館弘文館年少之官時時進見觀其遊戲而
教導之可也程子請以士大夫之幼之侍太子
當使早歲有親賢士大夫之心也但不可急迫

而已 上曰近日適緣不平出寓人家矣學問
豈嘗復更廢哉其性素不喜雜戲但喜讀書此
可喜也所讀之書小學也前日大臣撮其易解
處教之今則自首至尾無遺讀之矣輔養大臣
則已定矣若時使承旨等往見則果漸有親近
之心矣光祖曰古人欲使正人與太子處者欲
長太子親愛賢士之心也至於翊衛之官皆當
任以正人使隨事箴警也三代以下不能輔養
太子故亂亡相繼善治無見焉易曰蒙以養正
聖功也古人尚有胎教況已有知覺之時乎夫

異質不可恃也才氣過人者為善固易矣為惡亦不難不可不慮也正國曰世宗令弘文館學士往侍世子此甚良法義意也今者國本稍長而臣子識面者少豈不可憂乎光祖曰元子開春則五歲也以常兒例之則僅解言語之時而氣質卓異無乃將為大聖之資乎大臣雖或進見恐其徒為禮敬而不盡教誨之實也

筵中記事二十一

光祖入侍 經筵論顏子之好學曰顏子克去

已私理不為氣所動故能不遷怒不貳過因論理氣之分曰理為主而氣為理之所使則可矣顏子義理常昭晰私氣常消沮故能如此大抵耳目口鼻聲色臭味之欲無非以氣而出也使之合理則善矣上曰人莫不有七情而其中喜怒最易失若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則喜怒無害矣光祖曰聖人亦有喜怒矣但發而中節故謂之和和則無不善也程子所謂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者即上所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者也因論男女之慾曰男女入道之

大倫而過則為害上自公卿下至百僚常失於男女之慾其終至於喪其本心者有之若顏子之四勿是工夫下手處也程子四勿箴當揭于左右以備省覽焉光祖又曰近日學校之事有名無實志學之士皆不欲居館其居寄齋者皆非俊秀申光漢為大司成時欲澄汰而未果臣意亦然但如臣者不能教誨而在其職其可乎 祖宗朝姜碩德非由科舉以進而亦得為大司成且典文衡碩德只為知禮書此出於傳聞之誤 上教以非由科目者亦無帶學官之職此甚當矣李繼

孟曰此事非 祖宗朝故事當問大臣以當否也 上曰禮曹報政府則大臣自當知之權機謂光祖曰今在朝者非出身而可兼學官者有幾人歟光祖曰其人無幾蓋難得也 上曰豈必多乎光祖曰果不在多也又曰儒者之有志者皆欲靜處讀書厭學宮之紛擾狹窄故欲澄汰而未果耳繼孟曰澄清之言固好矣然人心必不和平矣臣意恐其難為也穉曰亦不可一切汰之臣嘗為司成試講小學全不解句讀如此無恥之人可去也光祖曰近者士習稍變但

不就學耳閭巷間有志于學問者凡數十輩若
使此輩布列於朝廷則甚好矣其人皆欲居山
寺以精其學而不樂居學宮也 上曰非由科
目出者使無學官之事固可施行如金湜者已
欲使之進講而臺諫之職亦重故未果耳湜之
為人 予於 經筵講論之際知之矣光祖曰
如湜之為人非謂文士中所無也只是難得之
人也薦人乃大臣之事非如小臣者所敢為也
然今捨此人則更無他可薦者機曰薦人固是
大臣事也然宋時小臣亦得薦人若以公心薦

之則有何不可乎 上曰薦人豈有大小臣之
分然大槩則大臣之事也機曰讀書堂之事有
名無實豈必以文章之士充其選乎若其地步
濶遠他日可大用者充選何如光祖曰其選豈
必以文章乎中朝則人物本多而拔用亦易我
國則人物本少而又有孽庶分別之法且今為
學者皆未免為科業所累出身之後亦可教誨
也 上曰讀書堂文士多選何如光祖曰志趣
不凡者皆可充選在廷之臣多有年少俊秀之
才豈可不教誨乎

筵中記事三

顏子三月不違仁者非三月之外便不仁也暫有差失如燈火因風而少暗也夫處事接物之時固可見仁而不聞不睹寂然不動之時亦有仁矣常人之心不紛擾則昏昧矣崔命昌曰宋時趙槩善念一生則置黃豆惡念一生則置黑豆如此者蓋欲絕其惡念而長其善念也光祖曰此與無所用心者有間矣然有所偏著已有病矣心須廣大寬平而不可有物持心之方莫先於敬而欲以敬直內則未免有握苗助長之

弊矣

筵中記事四

會寧府城底野人速古乃外示向國內懷異心潛與深處野人通謀來犯甲山府界多虜人畜而去邊將知為速古乃所為馳啓將治而二入深處變名往來戊寅年南道兵使密啓速古乃潛於甲山近處往來漁獵徒衆難捕請出其不意發兵掩捕命召三公該曹知邊宰相議之皆曰此而不懲城底野人繼蹤相叛亂後將難救宜急遣諳邊重臣同監司兵使措置捕

獲置法以懲後來 上允之先諭密旨于本道
又即送兵甲器械 命遣李之芳特賜 御衣
弓矢即日當拜辭 上御宣政殿召對仍賜餞
宴三公及該曹堂上知邊宰相環侍左右時金
正國以兵房承旨入侍 啓曰副提學趙光祖
來請入對即 允之光祖進曰此事譎而不正
殊非王者御戎之道正類盜賊穿窬之謀以堂
堂 聖朝為一么麼醜虜行盜賊之謀而不知
辱國臣竊恥之 上即命更議勿遣左右爭進
曰兵家有奇正禦戎有經權臨機制變不可執

一論也詢謀已同不可以一人之言遽改也兵
曹判書柳聃年進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自
少出入北門白首于茲邊備之事彼虜之情臣
已備諳請聽小臣之言迂儒之言自古如此雖
似近理勢難盡從 廟謨已定不可輕變 上
猶不聽諸宰樞皆懷不平而罷

拾遺

慈中記事

已卯八月

上以袞服 御勤政殿受群臣朝參 移御思
政殿 召同副承旨韓忠曰昨日成均館儒生
製述入格居首者給三畫其下給紙筆墨以差

且問曰入庭儒生幾人耶其數可書永矣志
曰生員進士并六十人幼學一百二十餘人合
幾二百長官則同知以下皆往矣臣見昨日製
述儒生皆知向方所在無雜還之矣仍進曰
成均生員等及長官以謝昨日賜酒之恩皆
到闕下如此師生俱來之時引見講論則
庶有興起振作之路也上曰此言固是然不
須引見儒生只見長官承旨傳教于儒生
亦可矣但同知事趙光祖乃大司憲也臺諫接
見於便殿無乃不可乎其議于政院以啓忠等

及出上且謂忠曰儒生接見事大抵欲以規
外之事鼓舞振作也箋下列書儒生中量數召
入講書于思政殿似可忠以謝箋進又以儒生
抄啓單子進上落點乃生員李世銘進士朴
光佐幼學金景鸞上御思政殿同知趙光祖
尹倬大司成金湜禮房承旨韓忠記事官安璉
李構申潛等入侍生員李世銘入講訖進士朴
光佐入講大學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
他技之句幼學金景鸞入講大學生財有大道
之句俱不能為對光祖反覆引難且諭且警曰

小窮居草野豈無其懷可陳於今日者一嗟歎
之忠曰雖有其志始入此地意氣固不得舒暢
也元祖顧忠曰可收柱也儒起出忠收柱進曰
三儒中一人略二人不通光祖曰李世銘則有
志儒也但未熟耳大綱則知之嘗學於金湜故
湜亦知之資質近於執滯之病時有固執之虞
然豈有害乎忠且進曰近來師長擇善故儒者
興起多聚學宮誠為可嘉湜曰今則儒生趨向
大變也昔則成均館製述時儒生恐其未及入
製皆踰牆亂入不可防禁昨日則不然以此見

之士習之有變其可觀矣光祖曰前則儒生之
未得赴舉者至為上疏區區也忠曰宋時兩程
之學至矣而一時君上不好故終為一家之學
無用於世也士之趨向在上導率之如何耳光
祖曰此言善矣湜曰自古君得盡其道則下人
趨向自然之矣光祖曰今 聖學既高國家之
事庶幾乎有為矣臣等恐懼之心則益大於前
昔夫臣今日亦以此言於申潛曰今 上之德
日進而 經筵官無學術淵源之及每恐進講
翰導未得為也雖以臆見為之豈為美乎 上

弘文館近果多闕故頃著差之而俱以年少
論逆奇違鄭魯張主等也是欲待其成就而用也然無直
提學典翰可當之人矣如洪彥弼朴祥等前日
人亦以為可當何如耶光祖曰此二人雖未極
合於經筵官祥則介潔之士也彥弼持心亦
非邪者彥弼與臣四寸兄弟豈不知也可為直
提學典翰也忠曰祥則有儒者氣節彥弼非儒
者也於國事素無精誠雖曰善人無實心者則
不可用惟有誠而無自謀之計者可用也光祖
曰祥亦非寬大君子多有狹隘之病忠曰此人

亦豈以大人規模責備乎雖云有所短處與其
中間出入靡有定止若無是非者大相遠絕矣
光祖曰雖有誠者不實用之則於致治何益乎



